

长缨★作品

XUEZHUDEFANHAO

血 铸 的 番 号

献给赋予我们无上荣光的番号
仅你消失的一面
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花山文艺出版社

长缨★作品

血 铸 的 号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铸的番号/长缨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55-659-6

I. 血… II. 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474 号

作 者: 长 缨

责任编辑: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 - 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659-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子

隋猛擦了擦身上的血迹，整理好着装，深吸了两口粗气，拎着那把家里起猪粪用的方锹，径直迈进了明州市西郊区公安分局。

“干什么的？”门口值班室拉窗被警惕地拽开，里边传出一声野狼才能与之匹敌的嘶吼。

“报案！”隋猛连瞅都没瞅，顺着声音方向回了一句。

“报案？”值班室的门“咣”的一声被推开，一老一少两个警察过电般地冲了出来。

“哦，是投案。”

“你干啥了？就投案？”

“杀人……”隋猛一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汇表达，只能实话实说。

“把铁锹拿过来。”年轻的警察慎重地要过隋猛手中的铁锹，由上至下打量着隋猛，又使劲揉了揉眼睛，估计是把对方当成了疯子，再不就是怀疑自己做梦了，或者出现了幻觉之类的。

老警察比较有经验，他除了盯了隋猛的眼睛半天，又仔细地看了看那件凶器。快磨秃了皮的一米二左右长的木柄。木柄前端插着方形的锹头，带着好几个大豁口，锯齿獠牙的，叫锹也行，叫钉耙似乎也可。直观那锹头，钝得连西瓜恐怕都不能一下劈开成两瓣。要不是粪渣子上竟然掺杂着斑斑血迹，怎么看这东西除了能起猪粪，也干不了别的，谁也不会相信那玩意儿能杀人。

“小李，先领他上楼准备做笔录，我去报告徐局……”

“哥们儿，既然你承认是杀人，那咱们就得按套路来，担待点吧。”被称作小李的年轻警察，边说话边熟练地从屁股后头变魔术般地亮出手铐。

隋猛很配合地伸直双臂，将两只手齐刷刷地对准手铐，表情很平静，有点像电影里革命者被捕前的从容，还略微向小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审讯室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室内设置也跟影视剧里演的差不多，面对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审讯人员那张桌子较长较大，被审者那把椅子很小，跟小学生上课用的差不多。墙上贴着那句经典的，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字标语。屋顶很低，光线较为暗淡，阴森森的，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估计用不着来什么狠招，一般犯罪分子进了此屋，都会做贼心虚地抖个不停。就是啥事没有的人，进来也会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有罪在身，恨不得立刻交代出点问题，恨不得把自己知道那点事，毫无保留地抖搂个干干净净。

隋猛一米八的身高，大块头，坚实的屁股坐在小椅子上显得极为尴尬。两条长腿蜷缩着较吃力，挺直的腰也觉得无依无靠的很不得劲。心想：亏得生在新社会，待遇已经不错了，要是换在老些时候，就是坐椅子也得是老虎凳之类的。可能询问人员要的就是这种没着没落、坐立不安的效果吧。

两个警察按照程序套路，简单问明隋猛的姓名、性别、职业、家庭住址等自然情况后，也不绕什么弯子直接步入正题。

“怎么不去镇派出所报案？绕这么大老远？”

“信不着他们。”

问得简练，答得干脆。两警察互相对视一眼，都觉得来者不一般，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犯罪嫌疑人投案了？小子挺猛啊，一定在少林、武当之类的地方混过，一把铁锹就三下，三个人跟他妈小鸡子似的不禁折腾，没等送到医院都他妈断了气……”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一个大嗓门骂骂咧咧像地雷爆炸一般的动静。

隋猛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子，他清晰地听到那句：“三个人没等送到医院都断了气……”

一束亮光闪入，审讯室的门猛然被推开，带着风声急急火火地闯进来三个人。从进屋后的一前两后站立位置，很容易判断出他们的职务身份。靠前

中间那个被屋内两警察尊称为“罗队”的，看上去膀大腰圆，个头比隋猛还猛。两只眼睛很有特点，比老鹰还老鹰，跟X光机似的，带有透视一切的功能，使劲瞪谁一眼都可能把对方的五脏六腑看穿，让人浑身发冷，不自觉地哆嗦，胆小的差不多能当场倒地休克。

一看就是刑警接到报案出现场回来了。不用说他们气势汹汹的做派，就是那身便衣——每人身上一件标志性的黑皮夹克，一般人轻易就不敢穿，几乎成了刑警们的专用服装。

隋猛不是一般人，如果没听到“三个人都死了”那句话，应该不会怕那身皮夹克，更不惧罗队的眼神。现在可不成，重案在身只能选择低头，不敢与其对视。

“79778 部队 79 分队，你是 809 团回来的？你是六连的？你是‘大功六连’的复员兵？”罗队扫了一下桌上的询问笔录，抓起那把方锹看了两眼，要跟谁拼命似的，扑到隋猛面前大声开吼。这回的动静不像地雷，简直就是霹雳，满屋子都带着回音。罗队的面相更是难看得要命，两只鹰眼恨不得瞪出眼眶。

屋里的几个人均大惑不解，平时罗队只是性格有些急躁，说话嗓门较大而已，而今天分明是失态，确切地说是变态。好像这六连的人跟其他的复员兵不一样，这六连好像就不能出罪犯，这六连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奇，让罗队如此的心急？

隋猛突然痛苦得像被抽了大筋，本来就低着的头耷拉得更厉害，像是要埋到裤裆里。他知道对方一定对部队的事了如指掌，通过通信代号就知道番号的人，一定跟部队有着深厚的渊源，很有可能就是自己部队的前辈，说不定就与自己出自同一个连。

如果不是因为杀了人，如果在其他场合，隋猛回答的声音一定会比罗队那地雷甚至霹雳的动静还大还震撼。现在不成，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出处，他有难言之隐。

“告诉我，你是不是六连的复员兵？”罗队的声音不像询问更像刑讯，连他的几个部下也觉得不对劲，以前队长不这样，咱们公安干警也不带这样的。

屋里温度不高，甚至有些冷，隋猛却淌了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大个蚂蚁爬行一般地慢慢滑落，几秒钟的时间浑身就像水洗了一样，湿

透了。

“嗯，是……”隋猛轻轻点了下头，嘴里痛苦地喃喃着，声音比蚊子还小，好像不是回答问题，倒像祥林嫂那种老娘们似的自言自语。似乎承认了自己是六连的人，相当于泄露了天机，要遭到天大的不测一般。

看守所距离西郊区公安分局并不远，能有个十公里路。隋猛得到了隆重的“礼遇”，很排场很风光。罗队亲自驾车相送，一左一右分别坐着两个彪悍异常的刑警，把隋猛汉堡包似的夹在中间。前边副驾驶位置上的女警员，每隔半分钟左右就回头看一眼，眼神中透着好奇和警惕，像是遇上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动物。罗队也通过车内观后镜，不时地注视着隋猛的举动。他们后面五十米的距离上，还紧跟着一辆坐满警员的切诺基，车里几个人表情严肃、如临大敌，看那意思，不像是押解一个已经投案自首的过失杀人犯，倒像是美国人抓住了本·拉登。

隋猛的运气实在不好，分局看守所没有专门的单间，他也不是什么“重刑犯”，用不着单独关押，只能屈尊跟一群地痞混混们群居。

隋猛只顾着低头走路，对周围的环境并不观察。他觉得没有必要，反正连伤三命，自己肯定活不了，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没用。

女警员跟看守所值班人员办完了交接手续。罗队又特意叮嘱一番，意思不言自明，这个案犯非同小可，千万别让他跑喽，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也不能让他遭什么罪，也算是对隋猛来点特殊照顾。

“罗队，您转业前在那个六连待过？”几个人出了看守所，漂亮的女警员才松口气，柔媚地问上一句，眼神中除去了警觉但好奇仍在。

“唉，六连，六连……一把破铁锹五秒钟不到，就要了三个棒老爷们的命……”罗队说得结结巴巴，还有点所答非所问，弄得谁也不明白。他也不想让人明白，摇了摇头径直奔车而去，钻进驾驶室发动，再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隋猛在走进看守房之前稍稍琢磨了一下，早听说“号”里边的规矩，据说从唐朝就传下来了，当年秦琼充军之时就差点挨上一百“杀威棒”，后来宋朝水泊梁山那几位爷发配之时都有过此等经历。当然那都是官府行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很多规矩也与时俱进，过去衙役们才干的“脏活累活”

现在改为“号”里犯人自行解决，“杀威棒”也改成了拳脚，也有美其名曰“躲猫猫”之类的，威力少了很多，但形式还得走，不管是棒打还是拳脚相加，反正这顿胖揍肯定躲不过去。

如果不是罗队问出了自己的身份，隋猛真想硬挺着扛过这一顿“现代版杀威棒”。他还不想因为自己的脾气，坏了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反正也是死罪，这点小意思算不得什么。现在不成，有人提醒了，他是六连出来的人，他不能让那帮小混混的破烂把势，玷污了集体的荣誉，没听说哪个六连出来的弟兄，被一帮下三烂的地赖子欺负的。

看守刚离开，“号”里大通铺上盘着的、坐着的、躺着的、趴着的，几个穿着号服，贼眉鼠眼，一看就不像好人的囚犯，马上围了上来。隋猛心里暗笑了一下：妈的，跟预料的一样。

“兄弟吃哪路的？”

看着隋猛迷惑不解的表情，抢先上来的“大红鼻头”也就是鼻子像大个草莓一样的酒糟鼻子又发话了，算是把刚才那句再翻译一遍，显出自己对这一行相当的专业：“说你呢，你他妈犯的什么事进来的？”

“杀人！”

隋猛冷冷地回了一句，压根没把“草莓”放在眼里。他知道大通铺最里面，搂着被子坐着的“刀疤脸”才算是真正厉害的角色，也就是所说的“号长”。

“杀人？进来的都说自己杀人，吓唬哥几个呢？哈哈……”

“草莓”一阵大笑，带着屋里几个囚犯都跟着哈哈笑起来，接着就是撸胳膊挽袖子虚张声势。

隋猛直接奔大通铺靠近门口的一个空位而去，这规矩他也听说过，一般新来的都应该在那个地方暂时栖身。

“你小子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程序走完了吗？你他妈就想躺着？”不等“草莓”说话，身后的几个家伙一齐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胖子还骂骂咧咧地抓住了隋猛的衣领。

“胖子，不知者不怪，先给他讲讲道上规矩……”通铺里面坐着的“刀疤脸”终于发话了，声音不大，略微有些沙哑，半搂半盖在身子上面那床破军被油脂麻花地露着棉花，半个身子蜷缩在里面跟老病秧子似的。“刀疤脸”似乎对这床破被很有感情，有点像女人坐月子，估计捂在被子里能有几个小

时了，阴森森懒洋洋半死不活的样子，跟刚吸完大烟一般。

看得出来，胖子、“草莓”等人对“号长”的话言听计从，马上收手。“草莓”还不无炫耀地给隋猛表演了一下标准的九十度鞠躬动作，据说这是十几个程序当中，最简单最初级也是最实用的一个，古代称“寒鸦伏水”，新社会叫“低头认罪”，还有个形象的称谓叫“坐飞机”。当然，此“坐飞机”比“文革”当中，给牛鬼蛇神们用的那套批斗专用动作难度系数小得多，自己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

“草莓”示范之后，马上要求隋猛现场复制，被无声拒绝后，这小子和胖子都急了，很不耐烦地再次冲上来，伸手要抓隋猛的头发，准备强行开练。

隋猛不想跟他们废话，从杀人到投案到被审讯，马不停蹄地忙乎了一天，现在只想好好地躺在铺上好好休息一下，肚子也像大个蛤蟆叫唤似的咕咕噜噜个不停。他实在没心思搭理几个没事找碴的小“沙拉蜜”，知道这帮小子让他低头认罪鞠九十度躬的目的，就是想趁机暴打自己一顿，来个下马威。

“去你妈的”，这四个字发自隋猛的心里，一直溜达到嘴边，硬是憋住没蹦出来。控制得还算到位，不愧是部队出来的文明人，可一只四十五码的大脚，却控制不住地直接飞了出去，就是常说的“飞脚”。冲在前面的胖子，当时就被踢中蹲在地上，捂着下巴，知道很疼可喊不出声。飞脚没有落地，顺势改为很普通的侧踹，马上“草莓”的大红鼻头就变成酱紫色，人也被踹出去三四米，四仰八叉地倒在大通铺里面“刀疤脸”旁边，跟胖子一样，“草莓”也是捂着淌血的鼻子叫唤不出来，连呻吟都费力。

“刀疤脸”可不能再搂着被猫什么月子了，再不出手恐怕要威风扫地，只能走下神坛将“号长”之位拱手让与他人。这小子还算挺有种，很沉得住气，脸不变色心不跳，从被窝里蹿出的动作挺麻利，往地上一站，也是身高七尺虎背熊腰一条汉子，跟被窝里的病态判若两人。

隋猛略微扬了下眉毛，正眼打量了下“刀疤脸”，也算是对“号长”的重视吧，知道对手有两把刷子，否则只凭多吃了几天看守所的咸菜、窝头，恐怕坐不稳“号长”的位置，肯定得有些过人之处，得有点真才实学。

“刀疤脸”用右手两个手指，不停地摸着从左至右贯穿自己大半张脸的伤疤。眼睛眯缝成一条线，有点像狐狸还有点像狼，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除隋猛以外，屋里的其他人都知道，那是“号长”要出手之前的习惯性动作。几个没挨脚背踢、脚掌踹的家伙都握紧了拳头，虎视眈眈地做着热身，随时准备帮着“号长”清理门户。

“朋友，腿法不错啊。”“刀疤脸”还是懒洋洋的腔调，脚下移动得却很快，话音未落已经接近到距离隋猛一米远的位置，出拳就能够上隋猛的面门。

“嗯，手法也行。”隋猛出手的同时，把“刀疤脸”没来得及说的下半句说了出来。

这回没有使腿，还是很简单的招法，缠腕。没等“刀疤脸”看清楚动作，身体已经呈反弓形，一条胳膊被隋猛拿住，手腕反别着很难受，想喊有辱“号长”尊严，还怕外面看守听到，不喊实在疼痛难忍，只能哼哼唧唧地呻吟。

隋猛只发了三分力，也不想让对方过于难堪，顺势往前一推，膝盖照着“刀疤脸”屁股一顶，同时两手松开。

“咔”的一声，“刀疤脸”来了个标准的狗吃屎造型，鼻头顿时变成了跟“草莓”一样的颜色。

接下来的一幕就很自然了，几个握拳头的家伙纷纷松开拳头后撤，其中一个还大声喊着：“大哥，大哥，千万别动手，狼见了我都掉眼泪……”

隋猛略仔细地看了那小子一眼，还真就是狼见了得掉眼泪，干瘦干瘪得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走，个头跟武大郎似的蹦起来能有一米六高，小鼻子小眼挤在一张小白脸上，惊恐的表情如同小耗子见了大脸猫。

几个囚犯就跟当年菜园子的泼皮被鲁智深扔进了粪坑，不但不忌恨，反而百般孝敬，倒水的倒水，上烟的上烟，连半分钟的矜持都不坚持。迅速以隋猛为核心，前呼后拥地把他簇拥到大通铺最里面（原“刀疤脸”的位置）登基上殿，破被子加身，正式宣告三号看守所改弦更张、易帜成功。

“刀疤脸”自觉地站在一旁，悻悻地看着几个人肉麻的谄媚动作，无奈地接受现实。没办法，改革就是要触动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强者为王，这些生存法则在看守所体现得最直接也最彻底。拳头就是硬道理，硬拳头里面出政权。

“大哥，看您累了，我给你按按吧。”小瘦子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立

马给隋猛去了鞋袜做起足疗。

要论辈分岁数，隋猛恐怕得管一屋子的人叫大哥，甚至叫大叔，可现在世道变了，一屋子的大哥大叔统统尊称隋猛为大哥，这可能也是道上混的规矩，隋猛只好入乡随俗。

小瘦子给“大哥”按完了脚，又开始松腿。别看身体单薄，可手法极为熟练，力道掌握得恰到好处。隋猛生在农村，刚当了几年大头兵回来，从来没有享受过此等地主老爷待遇，一时舒服得浑身发软，也不再推辞，任由小瘦子挥汗如雨。

“兄弟，犯什么事进来的？”隋猛觉得不能总这么享受下去，适当地得关心关心热情服务的属下。

小瘦子白脸一红，小声说道：“搞破鞋。”马上觉得不妥，搞破鞋不是犯罪，用不着进看守所，赶紧加了句“乱搞男女关系”，还是觉得不妥，最后才女人般地扭捏道：“组织容留妇女卖淫。”

最后那个罪名挺彘人，应该是违法犯罪了，按照号里的规矩，凡是跟女人扯上关系，尤其是强奸之类的，进来都要挨一顿最毒的暴打。隋猛看着那小鸡子似的体格，眉头一皱，心说：这小子扛得住吗？

“来，大哥，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按按背。”

小瘦子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兴奋得不知疲倦地准备继续战斗，隋猛尽管对他那罪名深存厌恶，可身体实在太乏，头一次享受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才有的待遇就上了瘾，心说：妈的，反正也是要死的人，就他妈继续享受吧。

“大哥，您的身上怎么了？怎么有这么深的伤痕？跟烙铁烙过似的，谁敢烙你？”

“别碰！”隋猛突然声音放大了一些，把上衣披在身上坐了起来。

“怎么了？”小瘦子不解地问，他还真不信这铁塔似的硬汉会怕疼。

“没什么，我自己留下的。”

“什么？这些伤痕是你自己留下的？”小瘦子的白脸变得更加煞白，表情恐怖得像见了鬼，细线似的眯缝眼突然瞪得跟玻璃球一般大小。

第一章 烙印

1

用什么来形容北方山区寒冷的冬天呢？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等词汇太文绉绉太常规，似乎没有充分体现那种透心彻骨的拔凉。“撒泡尿就能冻成一个尿柱”有些玄乎有些夸张还不雅，反正吐地上一口唾沫，马上就会冻出一个一块钱硬币大小的痂子。

这个冬天有些特别，十二月份的隆冬季节居然还没下一场雪，大地没有了银白，只有那冻得梆梆的死硬。

凌晨三点钟，步兵第 809 团的驻地热闹了起来。被确定退出现役的老兵们，让炊事班的弟兄叫了起来。确切地说，他们一宿就没睡，都和衣等着这在部队里最后的早餐。

步兵六连被确定离队的三十三个老兵，围坐在三张饭桌前。桌上没有盘子，中间只摆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脸盆，盆里边是那跟包子大小差不多，白菜猪肉馅的，被称做“滚蛋饺子”的东西。

老兵们一声不吭，基本都是一口一个地狼吞虎咽，没人注意吃相，也用不着玩什么绅士风度，这和几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到连队吃那“头顿面条”大为不同。那时一个个老实巴交，面相斯文，都还腼腆拘谨，极力控制自己的吃相，可咕咕叫的肚子不争气，一个个低着头用筷子把面条小心地从脸盆里

挑到碗中，吃面条的动静都跟小猪崽子拱食似的哧溜哧溜的。

夜色中四辆解放车开进了二营营区停在了操场上，老兵们背上了背包，只等着登车“滚蛋”。

突然，驻地的灯全部大亮，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留队的同志拥出了营房，给老兵们送行来了。

更突然的是，六连的老兵们没用下口令，像统一了口径一般，集体把背包取下，向后转又列队回到了步兵六连院里。

“来，往这儿干。”一班长隋猛脱下了棉大衣和棉袄，光着膀子，露出一身“施瓦辛格肌肉”，就是那种一块块结实的、野战部队官兵特有的、铜褐色的腱子肉。他解下了系在棉袄下裤腰上的武装带，交给旁边的三班长冯晓，用手指着自己宽厚的胸大肌。

武装带由皮革制成，两头是铁制镀银的头和环。冯晓把武装带对折抓住中间，露出镶嵌着五星图案当中套着“八一”字样的铁头和带着凸起花纹的铁环。

“啪！”清脆的铁头铁环与肉体接触的声响盖过了鞭炮和锣鼓，隋猛那用不着涂抹橄榄油就光润油亮的胸大肌上，顿时突起了一道血色的棱子。周围送行的干部和战士们在透骨的寒风中已经够哆嗦了，这下禁不住再次哆嗦。

“哈哈，老三，怎么手软了？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再来。”

“啪，啪，啪啪……”

“哈哈，没见血啊，再来……”

抡圆了皮带的冯晓脱光了上衣，露出比隋猛毫不逊色的胸大肌，其他老兵也纷纷脱去上衣，互相用皮带抽打着，呐喊着，咆哮着，放肆地大笑着，“啪啪”的皮带声中个个身上已是血肉模糊。此刻已经没有了纪律约束，他们是一群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的退伍军人。

“隋猛，你们要干什么？”经历过数次老兵复员的指导员孟长喜从来没有见过这等阵势，他大喊了一句试图制止这看似荒唐的举动。团里机关的首长可都在送行的队伍中，影响肯定不好。

“不要管，让他们爱咋咋地吧。”连长高远一把拉住往前凑合的孟长喜。

“在咱们‘大功六连’当三年兵相当于在其他普通连队当兵三十年，遭的罪实在太多了。别管了，让他们尽情地发泄吧，一辈子只有这一次

了……”

孟长喜很听话地停住了脚步，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位比自己岁数小职务还低半级的代理连长既尊重又信服。

血流下来了，鲜红鲜红的，从隋猛、从冯晓、从三十三个老兵的前胸后背上流淌下来，像一条条红色的飘带。

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凛冽的北风中，那些血红的飘带马上就要凝固成一条条一块块血痂子。

“弟兄们，来吧！”隋猛大吼一声，三十三个老兵迅速围拢一圈搂成一团彼此紧紧抱住，他们要让身上的鲜血融在一起。

“老班长，我们来了！”步兵六连所有留队的战士们全部脱光了上衣围了上去，紧紧抱着他们朝夕相处的战友，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家都哭了。

孟长喜、高远和几个排长、志愿兵也扑了过去，加入到那上百人的血肉丛林。

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功六连”的连歌从院子里响起，冲破云层，回荡在天际。

钢铁的连队英雄的兵，
利刃出鞘威震敌顽，
歼敌秀水河，
血染太行山，
破袭正太路，
伏击平型关，
我们是英雄虎胆，
白刃格斗威名传。
无敌尖刀连，
无敌英雄汉，
屡建奇功，
为祖国而战，
挖敌心脏的大功六连！

钢铁的战士勇敢的心，
无往不胜历经百战，

突破清川江，
勇夺飞虎山，
激战三所里，
保卫汉江南，
我们是开路先锋，
无坚不摧敌胆寒。
不怕豺狼凶，
不怕雄关险，
屡建奇功，
为民族而战，
挖敌心脏的大功六连！

“哭个屁？‘大功六连’的兵流汗流血不流泪！”老兵们齐声吆喝着，他们擦干了泪水带着哭腔，却没有一个人再让眼泪流下来。

“六连，六连，老子下辈子还当兵，还要来‘大功六连’当兵……”伴随着马达轰鸣，老兵们呼喊的声音穿透了夜色……

下雪了，那年的第一场雪，雪花比鹅毛还大。

2

“同志，请问您是哪个部队的？”

一股淡淡的似有似无的清香，几乎没在隋猛的鼻腔做任何停留，无法拒绝地沁入心脾。隋猛立刻跟醉了一般，不自觉地仰起了头。清香的源头玉立着一位飒爽英姿的女军官，个头高挑身材苗条，伟岸得像一棵白杨。军装和背挎的长镜头相机表明了她的部队记者身份，高跟鞋和微烫的发际，以及轻描淡写的口红说明此人来头不小，竟敢违反条令规定。

隋猛习惯性地舔了舔嘴唇，咽了一小口唾液，生怕搞错，习惯性地向四周反复观察了好几遍。嘈杂的候车室里挤满了等候中转的退伍老兵，一个个身着统一的作训服，军姿严整，做派端正，除了没有佩戴领花、帽徽和军衔标志，仍然保持着士兵的本色。蓝色的空军，白色的水兵，绿色的陆军老大哥，胸前挂着笑脸一样的红花。表情焦急、严肃，更充满了自豪和期盼，分

明在向路人倾诉：“我是一个兵，没有辜负亲人的嘱托和希望，为国家服役效力的几年，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现在马上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到父母身旁，投入恋人的怀抱，走进新的希望。”

“同志，请问您是哪个部队的？”声音圆润甘甜，清香再次闯入心扉。

不会错的，女高音就冲着自己的鼻尖。隋猛确定对方的采访对象就是自己，提问的是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顿感一股豪迈之气发自五脏六腑。对于一名军人来说，恐怕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所在部队的番号，恐怕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取代番号在军人心中的位置。隋猛没有贬低其他兄弟部队的想法，他知道不论陆海空二炮等什么军种，都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都是同样的辉煌，同样具有光荣的历史荣誉。可自己服役的集体实在太突出，太优秀，对这支部队的感情太深厚，任何描述都难以表达这份热爱，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

一片惊讶声中，一条白毛巾“刷”的一下从背包里抽出，竖直接在候车室的柱子上，一根枪管一般结实的手指瞬间被一口咬破，四个红色方块字洒落在洁白的毛巾上，像一支坚强不屈的士兵方阵，威武雄壮，无可阻挡。

血写的番号——“大功六连”。

对隋猛来说这样的举动也许很平常，他身上还刚刚留下“大功六连”弟兄们用武装带刻下的飘带一般的血色烙印，可对女记者和周围的人来讲那就是太震撼了，如石破天惊。黝黑发亮的脸庞，坚毅果敢的表情，波涛一般的气魄，高山一样的威严，鲜血凝结的连队标志，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一名老战士的忠诚？

“同志，别动，对，就这样，按住……”女记者慌乱地指挥着那只布满老茧，铁匠才有的大手，生怕失去这中国军人所独有的精彩瞬间。

闪光灯刷刷了好几下，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惊呼。字迹潦草，毫无章法，算不上书法，可力道强劲，几乎穿透毛巾。

人群走散，现场归于平静，女记者的心却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扑腾个不停。就算没有职业的敏感，依她的脾气，也要尽快找到这个英雄番号所代表的英雄群体。“大功六连”是什么样的连队？都是由哪些人组成？这些人的过去、现在都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将来还会发生哪些动人的故事？都是血写的吗？

“同志，能把这条毛巾送我吗？……”

一条普通的白色毛巾，只因为承载了四个血写的方块字就显得格外珍贵。周晶晶把那毛巾上的血迹轻轻吹干，小心地折叠放回包内，当她抬起头想对老兵说声感谢的话时，送她毛巾的人已经消失在急盼回家的队伍中。蓝色的空军，白色的水兵，绿色的陆军，仍然保持整齐划一的老兵们似乎习惯于队列，远看个头几乎一般高，长得还都一样，脸上都刀刻一般显露着与隋猛一样的刚毅与坚定，每个人都身背着一段当兵的历史，每个军人都身背着一段历史的荣誉，每个退伍军人的心上，都烙铁一般地打下深深的绿色印迹和血写的番号，永远挥不去抹不掉。

周晶晶也盼着回家，这次采访的任务地点就离她家很近，只需步行十分钟即可坐在家里温暖的暖器旁，把鞋和袜子脱了放肆地把脚放上去暖着，把冰凉的小手伸到插着电褥子的被窝里焐热。可现在她盼着的居然是闯入另一个家，一个百十号人的大家，一个纯粹的雄性世界。异性相吸的自然原理战胜了自然的寒冷，好奇心和探秘心理让周晶晶宁可去当一名密探。

“小周啊，我劝你还是不要那么急，怎么也得跟人家师政治部打个招呼吧？再说了，山里那么冷，现在又下那么大的雪，估计该封山了，据说山里野兽还多，难道你不怕熊瞎子把你拍了？遇上最瘦弱的狼恐怕你都抵挡不住……”主编老高嘻嘻哈哈地在电话里开着玩笑。

机关里一般老资格的领导对待漂亮的女下属，尤其是首长家的千金小姐一类的有某些背景的，都不会采取什么严厉的行政命令手段，对下属的无理要求也是尽量宽容地满足。能办的坚决办，不能办的想办法办，没法办的才硬劝。现在的情况显然应该硬劝，只是被劝的人决心已定，刀山火海也敢冲，不去六连誓不罢休。

“主任，我觉得这个素材非常典型，我已经拍了几张复员兵的照片，等到了连队实地采访一下，就可以发个长篇报道，如果能深入挖掘一下的话，可以弄个报告文学。您就开开恩，让我去一趟吧，师政治部那边还不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周晶晶几句话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顺便还把“老江湖”溜须了一把。